



史海钩沉

从帝制崩溃到现代中国初立这一段，是中国历史上危机与生机并存的岁月。对这段历史进行反思和清理，是今日知识分子关注的课题之一。在书中，作者以其一贯的风趣，把晚清到民国有关的人物和有趣的故事挨个儿道来：讲风流政客陈公博、警察头子赵秉钧，讲当年的有志青年在时局变幻中纷纷成了争权力抢地盘的军阀……

张鸣 著 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

## 因“病”而囚的章太炎

稍有近代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二次革命失败之后，章太炎被袁世凯囚禁了。这件事，在历史上，既算是章太炎反袁的光荣，也算是袁世凯虐待党人的暴行。不过，章太炎的这份光荣，实际上却是他自己找上门去，从袁世凯手里逼来的。

说实在的，当孙（中山）、黄（兴）等人发动二次革命反袁的时候，章太炎早就跟这些当年的同志分道扬镳了。在民国的最初岁月里，政党分分合合，章太炎虽然都是热心分子，但却一直站在先是同盟会，后为国民党的对立面。在袁世凯压迫国民党的时候，章太炎和他身属的共和党，如果不是帮凶的话，也是袖手旁观的。可是，当袁世凯如愿地当上了正式大总统，不再需要国会这个选举机器了之后，借追缴国民党议员证书，实际上把国会废了（构成半数，无法开会），到这时，醉心于议会政治的梁启超和章太炎等人才如梦方醒，但是木已成舟，悔之莫及。

不过，章太炎不是梁启超，不能这么轻易地善罢甘休。于是新婚不久的他，毅然离开了自己的温柔乡，北上北京，找袁世凯算账来

了（时为1913年12月）。于是出现了他的学生鲁迅描绘的一幕：以大勋章为扇坠，大闹总统府。虽然据章太炎当时的新婚夫人汤国梨女士后来说，章太炎并没有大勋章，上京也没有带勋章，但章太炎的闹，确实非同凡响。据当时的《申报》（1914年1月14日）记载，章太炎手持团扇一柄，下系勋章，足踏破靴，大嚷着要见总统，承宣官（传达）挡驾，则“疯言疯语，大闹不休”。另据官方记载，章太炎则不仅骂了人，还砸了家具什物。

结果不问可知，章太炎被警察带走，在内务总长朱启钤和有“屠夫”称号的京师宪兵头子陆建章的关照下，章太炎被以“疯病”为由，遭到软禁，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囚禁生活。

当然，章太炎并没有疯，他虽然有“章疯子”之名，但谁都知道，那只是一个带有戏谑意味的外号，并不是说他真的精神有问题。章太炎此行，其实真的就是想见袁世凯谈个明白，所以，进总统府的时候，还先投了名片，请承宣官传达。虽然名片一尺五寸长，上书三个斗大的字“章炳麟”，但这是他的个人风格；至于足踏破靴之类，不过是章太炎不修边幅的名士派头，向

来如此，更不足以说明他的“疯”。他之所以遭到囚禁，既由于他的身份——不仅跟国民党有老关系，而且属于共和党内的对袁不满的人士，还由于他这一闹——不仅不满，而且有了给政府找麻烦的行动。

不过，章太炎之囚，以后来党人的待遇观之，还是相当优厚的。据刘成禺讲，袁世凯曾经对陆建章定了关于囚章的八条规则，规定起居饮食用款不限，而且毁物骂人，听其自便。东西毁掉了，再买就是。只是除了限制自由外，对见客、谈时局，都有限制，尤其不许有谈时局的文字。章夫人汤国梨也说，章太炎在被囚期间，每月的费用是500元（当时一个警察每月薪水4元左右，大学里最牛的教授，每月不过400元）。这一段，肯定是他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候。

我们知道，章太炎之囚，一直到袁世凯称帝失败、自己翘了辫子才告结束。这期间，虽然袁世凯为了若干公开骂街的聒噪（一个梁启超已经够受用的了），但章太炎也因此而洗白了自己。民初上当的经历，不再有人提了，自家的形象，复归到昔日的光辉。他的学生在总结他的历史的时候，这段经历，已经带点传奇色彩了。



人物传记

本书为黑泽明晚年回忆自己跌宕起伏一生的记述，从孩提时代一个孱弱的“夜哭郎”，到如何痴迷于绘画和电影，如何幸得启蒙而踏入电影界，最后如何执导《罗生门》等影片而成为世界级的导演……在征服一座座高山的生命征程中，大师将坎坷的足迹与不断进取、奋斗的伟大灵魂，娓娓道来。

[日]黑泽明 著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

## 底片与正片

最后一次见哥哥，我是在新大久保站分手的。我坐上了出租汽车。哥哥说，你坐出租汽车回家吧，说完就走上车站的台阶。

我坐的出租汽车刚要开走，哥哥又从台阶上跑下来把车叫住。我走出车来，站在他面前：“什么事？”

哥哥目不转睛地看了我一阵，说：“没什么，好啦！”说完他就又走上了台阶。等我再次看到哥哥的时候，那已是满是血迹的床单蒙着的尸体了。

他是在伊豆温泉旅馆的一间厢房里自杀的。我站在那房门口看到死去的哥哥时，他已经一动也不能动了。

和父亲一起去领取哥哥遗体的亲戚发怒地冲我喊：“小明，干什么哪？”

问我干什么？我是看再也看不到的哥哥。

我在看骨肉至亲的哥哥，同一血脉的哥哥，这同一血脉的鲜血仍然流淌不止的哥哥，而且是对我来说无可取代、永远尊敬的哥哥！

还问我干什么哪？

“小明，帮一把！”父亲小声地对我说。然后他开始用床单包裹哥哥的遗体。

我被父亲所感动。这时，我才能好不容易抬脚进了屋子。把哥哥的遗体装进从东

京雇来的汽车时，尸体发出一声轻响，大概是因为双腿屈着抵在胸部，把胸部的空气挤了出来缘故吧。

汽车司机吓得发抖，即使去火葬场把哥哥火化之后返回东京的路上，他也发狂似的开快车，结果把车开错了路。

尽管哥哥自杀了，但母亲始终没有掉一滴泪，她只是平平静静地承受着这份痛苦。母亲虽没表现出谴责我的意思，但是我从她那神态上完全懂得了，因而心里更加痛楚。

母亲为哥哥担心，向我倾诉的时候，我竟以极不负责任、非常轻率的态度对待，对此，我怎能不深感内疚呢？

“你说些什么呀！”母亲只说了这么一句。

我看到已死的哥哥而动弹不得的时候，那位亲戚曾经呵斥我：“干什么哪！”对他，我能责怪吗？

对母亲，我说了些什么？对哥哥，我又说了些什么呢？

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笨蛋。假如……直到现在我常常这么想。

假如哥哥不自杀，跟我一样进了电影界……

哥哥在电影方面的修为，可以说是很深的。另一方面，他在电影界也有不少知己，再加上年轻，只要他肯干，在电影界一定会成名的。

然而不论别人怎么说，都没能改变他的主意。

从小学时代起，他就称得上是出类拔萃的天才，但从报考第一中学名落孙山之后，厌世哲学就占据了那聪明的头脑。当他碰上了《绝境》中纳乌莫夫这个文学形象时，主人公那种人生一切努力都是虚空的、无非是在坟墓上跳舞的虚无精神，就更加巩固了他的厌世哲学。

而且，万事皆有洁癖的哥哥，自己说过的话决不会不算数。也可能是由于看出自己浑身已经沾满尘埃，正渐渐地走向丑恶的道路。

后来我进了电影界，担任《作文课堂》（山本嘉次郎导演）的第一副导演时，主演此片的德川梦声仔细地看了看我，说：“你和你哥哥的模样完全一样。不过，你哥哥是底片，你是正片。”

我把德川的话理解为，正是有你的哥哥，所以才有你这样的弟弟。可是后来据他说，他那话的意思是说，哥哥和我容貌一样，但哥哥的脸上有股阴郁之气，性格上也是如此，我呢，不论表情和性格，都是明朗的、阳性的。

植草圭之助也说我的性格与向日葵相似，有向光性。所以，我以为是德川的话是对的。不过，我认为正是有我哥哥这样的底片，多亏他的栽培，才有了我这样的正片。



都市小说

政府办的林小麦一直执着于自己对邢文通市长的爱。邢文通调走他城，林小麦甚至想追随而去。蒋昆一直喜欢着林小麦，他给林小麦疏通关系，提拔她接近她。林小麦的爱情游离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到底何去何从呢。

王秀云 著 小说选刊杂志友情推荐

## 走马上任

蒋昆有几天没有看见林小麦了。他打开衣橱，拿出一套里外全新的衣服，有内衣，有西服，也有领带。这些他早已准备停当。毕竟是和自己喜欢的女人，他在心里为自己准备了一次隆重的仪式。

他换好了衣服，忽然有些酸楚。人这一辈子到底为了什么？忙忙碌碌，机关算尽，无非为了情和欲。对于他来说，欲整好填，不过是钱和色，他都不难得到。只是这情，却让他踌躇不已。自己这样真能得到林小麦的情吗？就在他就要放弃的时候，他竟然想起林小麦从他窗前走过，仰头看他的样子，纯得像一汪水，那感觉，这辈子没有啦。他又慢慢整理好自己的衣服，回到办公桌前，轻轻拿起电话。

他对林小麦说：“林科长，有个事需要你帮忙。刚来了几个客商，其中有位女士，身体有些不太舒服，你抓紧过来给照顾一下吧。就当提前进入角色了。在恺撒酒店316房间。”

林小麦接到电话，一时有些愣怔。自己当副主任的事还没有落实，却让去接待客商，这种安排让她心情很复杂。不去显然不合适，蒋昆会不高兴，自己的前途就掌

握在他的手里，邢文通不能把她调走的话，这是她最后的退路。但是，如果去了，以后再有变化就成了别人的笑柄。她打车直接到了恺撒酒店，门自动打开的一瞬间她的腿忽然有些抖，心里有些隐隐的不安。她犹豫了一阵，还是转身退了回来。她发现没有开放办的车，心里机灵一下，那种不祥的感觉清晰强烈地冲击着她，让她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

一个领导要成全一个人不容易，但是，要糟蹋一个人却易如反掌。她如果不能离开A市，她在这里将一无所有！

她突然说：“停一下。”司机似乎早就等着这一刻，车停下来，他不慌不忙点了一支烟，等着林小麦的决定。

她对司机说：“回去吧。”司机听了，眼皮都没抬，一转身方向盘往回开。林小麦闭上眼睛，任泪水哗哗流下。司机像没有看见，只顾开车……

再次回到酒店门口，司机把车停下，又点燃了一支烟。林小麦像没有意识到已经到达目的地，一动不动。她不能够这样。为什么？她问自己。为什么不能屈服，何况他不是别人，是自己年轻时喜欢过的老师。

林小麦对司机说：“咱们走。”司机没有动。林小麦又说了一遍。司机说：“想清楚

了？”林小麦含着眼泪笑了，“去市政府。”

司机直到林小麦下车的时候才说：“你是好样的。”然后，她拿出几张名片，说：“用车的时候打电话。随时随到。”

林小麦望着高高的办公楼，第一次觉得那台阶是那么难以攀登。在A市这么多年，竟然没有一个关键时候能托付要事的男人。最后，她又毫不犹豫地给那位素昧平生的出租车司机打了一个电话。他对司机说：“请帮忙买一些东西。”那位司机很痛快，说：“好，一定办好，我十五分钟到你楼下。”

珍妮和司机先后来到，她不知道林小麦要做什么。她看着司机手里提着一个大包出现了。林小麦走过去，打开包，里面是几根火腿肠和半瓶白酒。她让珍妮和那位司机每人喝一杯白酒，自己又斟满了，连喝两杯。林小麦借着最后的理智对他们说：“咱们去恺撒酒店316房间。你们就说咱们在一起，我喝醉了。”

一周后，林小麦提拔进入实质性阶段，考察结果还是不错的，有一票弃权，得票数超过半数，考察结果合法有效。组织部张贴了公示，一个月之后如果没有强烈反对意见，林小麦就将走马上任，担任A市开放办副主任。



悬疑小说

一艘航行在太平洋上的邮轮发生了诡秘的凶杀案，一名中国记者突然成为杀人嫌犯。为了洗脱罪名，他从看守所中逃出，在一宗又一宗神秘事件里，慢慢接近真相。在错综复杂的线索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那多 著 新星出版社友情推荐

## 异常能力

“知道新希望号出事了”我问郭栋。

“刚知道，怎么有这么……”没等他感叹完事情的古怪，我就插嘴打断说：“是俺们干的。”

然后我把话筒拿开，依然很清楚地听见他的大声叫嚷穿过几公里的电话线外加一米的空气传到我耳中。等了几秒，我把话筒拿近，问他：“要还回去吗？”

“还回去？你已经搞出来了还要还回去？噢，嗯，还是要还的，不过也不急在这一时，你，哦不，我立刻就来上海护送这宝贝，你好好保管着，不要乱动。”

郭栋匆匆忙忙挂了电话，不过只隔了五分钟，他又打过来。“刚才晕了，”他说：“你是怎么把东西搞出来的？”

我也不隐瞒，把寇云所具备的能力告诉了郭栋。郭栋在进特事处前复习过一大堆稀奇古怪的案件卷宗，对于这种事情也有一定的接受能力，听我说完，只是连呼了两句“原来是这样”。

我也从郭栋口中，得知了新希望号上的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妙一些。这艘船上参观者不断，我原以为，这水晶球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消失的。这样子，对一般人来说当然不

可思议，但黑旗集团里的关键人物，一定会猜出，是有人以隔空取物的能力，将水晶球偷走。可实际上，偏偏水晶球是在一批人参观完毕，下一批人还未到的时候消失的，等到新希望号方面发现动力源被偷，立刻禁止所有人上下船，哈，这下水被搅浑了。

可怜新希望号环球旅行就这样破产，它只能用石油当动力开回欧洲了。融资的计划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就算先期已经打算投资的方面，现在也一定转为观望，黑旗集团的老总们，怕要气炸了肺。

十五分钟后，一个警察敲开了我家的门。还是郭栋思虑周详些，这个警察带来了专门的电子讯号侦测装置。他一句话都没说，开着仪器在我房里转悠了一圈，冲我摇摇头就离开了。这下我彻底放下了心，要是我手里的动力源加装了个不断发射信号的定位装置，神秘的大盗就要被高科技识破面目了。

郭栋来得很快，深夜提了个旅行箱敲开了我家的门。两天之后，检测的结果传来。氢-3！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一直在等待着特事处调查的结果。没想到先接到的，是梁应物打给我的电话。“我的一位同事陈远贵正在受到警方的调查，听说和你的事有

关？”他从返回上海起就再未和我联系，肯定已经获悉了调查组对我的态度，知道我其实没事。这次电话里劈头一句话，把我问得一愣。

“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呀，怎么就和我有关系了？他是搞什么的？”

“生物异常能力研究。”梁应物嘴里迸出一个我从未没听说过的研究项目。多问了几句，这才梳理出事情的原委。这位在X机构里从事“吊诡研究”的学者被警方骚扰，还真是因我而起。

“你先给我介绍一下，这是个怎样的人，还有那个什么生物异常能力研究，是什么东东？”

“这个人是民间的研究者。有一段特异功能盛行的时期，不知道以你的年纪还记不记得？”梁应物问我。

“哈！”我气得笑起来，“好像你是我同学来着吧，进X机构几年就摇身变成长辈了吗？虽然那时我年纪还小，不过对这些报道最感兴趣，所以还算记忆蛮深刻的。”

旁边的寇云却不知道，吵着要我说给她听。那几年里，好像中国一窝蜂出了一堆的特异功能者，一时间搞得人心浮动，最后政府出手，全都拿下。X机构几乎是同一时期建立起来的，对这些异常能力开始系统地收集和研究的。